

1977年，亲历高考

□魏增瑞

1977年夏天的一天中午，父亲在武汉工作的好友到我宿舍，神秘地说：“武汉传播一个小道消息，今年上大学要考试。”

我在“文革”中上的初中和高中，多年都是所谓推荐上大学的招生形式，大家都认为通过考试上大学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当时我在临颖县机械厂工作，厂里上过大学的技术员劝我，消息真不真不重要，看看书总没坏处。并说理科用途广，指导我看哪几门科目的书籍。不信归不信，我忍不住到新华书店转转，买了几本有关理科的《高中青年自学丛书》带回宿舍。说实在的，我们在初、高中阶段并没有学到多少知识，特别是数理化，更是欠缺得很。那个年代，小小县城几乎没有电视、电影，晚上寂寞无聊，就拿出在新华书店买的自学丛书随便翻翻，好在这些书籍讲解深入浅出，理解并不难，我就像读小说一样反复看这些书。周日回农村老家，没有自行车，路上为了消遣，也随便拿一本边走边看。

关于高考要考试的消息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确凿。这时一些上过高中的年轻人有所触动，有的甚至到学校找老师辅导。在高考前的几个月，我们这些考生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复习着，心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在等待中煎熬。

高考的日子终于来临了。由于考生多，全县设置了好几个考点。我所在的考场就在县高中的教室。像上课一样，两个人共用一张桌子，试卷互相看得真真切切；由于第一次高考，也没那么多

规矩，考生把字条、不太厚的书籍带进考场并不难。但同样没有参加考试的经验，考生大多也没有产生要把这些东西带进考场的念头。

第一场语文，自己觉得并不难，记得作文题目是《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馆》。考试下来，心情不错。谁知当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的数理化科目，我一下子考懵了。多数人交了白卷，我也是在半混沌状态下完成了这两场考试，胡乱答了几道题，不知道对与错。最后一场是政治，考生明显少了许多，我和几位朋友也神情沮丧，默默无语。由于当时整天进行政治学习，对政治比较熟悉，下午的政治科目考得还算顺利。

鉴于感到数理化考得太差，本不抱什么希望，可高考分数下来，竟然超过了最低录取分数线。填报志愿的时候，我就像一个饿汉看到美味佳肴一样，把大城市的学校填得满满的。高考志愿交上去，在绝望中期盼等待。

大学录取通知书一批批下来，被录取的考生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。看到人家一个个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，虽然心里早有预期，知道自己没有可能，但仍不可避免地有些沮丧。高考录取结束，我的心情也慢慢沉寂下来，生活日趋平静。过了不久，突然有一天，教育局工作人员找到我，笑眯眯地对我说：“小子，你考上了，还是大专！”我惊异地接过录取通知书，几行铅印加手写的文字映入我的眼帘，大意是：魏增瑞同学，在1977年高考中，你的成绩优异，被新乡市师范学校大专班中文系录取。

我喜出望外，心情好久才平静

下来。可仔细一想，不对呀，我本来是理科考生，怎么会录取到文科的中文系呢？请教那些上过大学的人，他们也百思不得其解。

管他呢，有大学上就行。过了年，我按时到新乡市师范学校报了到。不久我得知，我们班40位同学，竟然有20多位像我一样是理科生。后来辅导员李老师告诉我们事情的原委：原来高招录取结束后，上级领导考虑恢复高考第一年，考生多，再加上“文革”刚刚结束，国家急需人才，因此河南省扩招了一批大专生。可是在录取中文专业的时候，从文科考生中实在挑不出语文成绩较好的考生，于是“破格”把一批语文成绩优异者从理科考生中录取到中文系。于是，我们班20多位同学就成了这次“破格”录取的幸运儿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成了一名高中语文老师，每当我给学生讲语文学科的重要性的时候，拿我的经历作为例子，并从一个个惊讶的眼神中读出了敬佩和信赖。

一次“破格”录取，让理科生考上了中文系，不仅改变了我的大人生，也成为最美好的回忆。



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

高考，涅槃重生

□王迪

又到高考季，不由想起自己的高考。我是2010年参加高考的。那年，我拿出洪荒之力来应战。早上5点多起床，伴随着琅琅书声，吹起奋战的号角；中午两个小时午休时间，但为了多做题，我只睡15分钟；晚饭，在食堂左手一个馒头右手一个包子，边啃边进教室。每月休息时间，我提前半天到校，在图书馆继续题海战术。所谓的放松时间就是听励志演讲，或者在操场走几圈，和好友聊几句。

不注重饮食加上精神压力大，我患上神经衰弱，整夜失眠，精神高度紧张。高考模拟考试前一晚，我觉得没复习好，竟然紧张到想给老师说“不去考试了！”可是我又不甘心，我想证明自己的能力。高考越来越近，似魔鬼紧紧勒着我的喉咙，似洪水猛兽，几乎要把我吞没。可是高考又带给我希望，它可以让我风光地走出农村，憧憬着上大学后的美好时光，这也像一针强心剂，使我奋力挣扎着浮出水面。

幸而我有一位知心好友清漪，我们了解对方，我遇到困难她总能一语点中要害，然后剖析并鼓励我。那次我一整天闷闷不乐，背书时一张纸条映入眼帘：“亲爱的姑娘，你已经很优秀了，在复习生一块竞争下，你历史全级第二，总分更是名列前茅。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只要全力以赴，问心无愧就行！有什么事你还有我。”转头朝正在读书的她看去，她朝我眨眼，微微一笑并伸出了大拇指，我双眼不禁盈满泪水，鼻子发酸。

那闪亮的双眸，似星星点缀着我当时黑暗的夜晚。“你还有我”，多么简单的字眼，背后包含着怎样的深情厚谊！我们是竞争的对手，成绩不相上下，可我们更是知己。在人生关键阶段，大家都自顾不暇，她还细致入微地察觉出我情绪不稳，并鼓励我，这温暖浸润我心，在我面对重压无力背负时，是她给予我莫大的精神鼓舞。这张纸条使我重整心态，攻克每门学科的铜墙铁壁。

随着高考的临近，莫名的恐慌在心口呼之欲出，整个大脑像绷紧的弦，越做题越发现自己好像有太多知识点没有掌握，好像只能做些很简单的题，稍微难些就想避开！在高考最后一个晚自习下课时，我们一起回宿舍，她见我沉默不语，柔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这一句“怎么了”，我好像找到了宣泄的出口，好似在茫茫大海中找到了一块浮木，咬着下唇，哽咽并无奈地说：“我觉得我不行。”她二话没说，拉着我的手大步奔向操场。我们就像两匹脱缰的野马在操场狂奔，跑着她喊：“跟我一起喊‘叶子，你一定可以的；叶子，你一定行！’”泪水似放了闸，再也控制不住，汹涌而下。郁结在泪水中烟消云散，层层重压土崩瓦解，步伐越来越轻快，点点滴滴的自信凝聚。是的，我行！我一定行！我付出了那么多努力，那日日夜夜，连星星都为我感动，连月亮都为我鼓掌。我将全力以赴、坦然应对！

高考前两天休息时间，我们没有回家，她带着我在南街公园细听虫鸣鸟叫，享受周围的静谧，有一瞬间我恍然大悟。所谓的执着信念带我们前进，只要我们在过程中付出努力，无愧于心，就静待花开。

高考第一天上午我顺利答完试卷，中午别人都在紧张准备下午数学考试时，我找一块凉阴之地，悠然小憩。最后一场英语，做完题检查几遍后，望着窗外的瓢泼大雨，我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。考试结束铃声响起，合上笔帽，犹如剑客合剑入鞘。那一瞬间，心里尘埃落定，又好像有只蝴蝶在翩翩起舞。随之，我奔向雨中，却并不觉得寒冷！我在人群中搜寻好友。在滂沱大雨中，我们肆无忌惮地大声叫、大声笑，为终于摆脱沉重的束缚而狂欢三天。又经过漫长焦灼的等待，我们两个都考进心仪的本科院校。

时隔多年，“高考”这两个字眼，似一道明媚的印记，又似怀中暖玉，让我明白患难见真情。高考似烈火，带来涅槃后的重生，终生你都难以忘怀那段顽强应战的美好时光，更难忘记陪伴我们走过时光的人！

高考是我终生的遗憾

□邢德安

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。看着自信走进考场的莘莘学子青春飞扬，我不免感慨万千。

我是1966年小学毕业的，还没来得及考入初中，“文革”就开始了。学校停课，学生们整天东游西逛，校里校外一片混乱。1968年后半年，学校复课了，原来的小学门口挂上了初中的牌子，我们便成了“文革”后第一届初中生。学制缩短，由原来的三年改为两年，由原来的秋季招生改为春季招生。初中两年，主要以政治学习为主，文化课为辅。1971年春节前夕，连个毕业证都没发，我就初中毕业了。

那年春节刚过，我收到了当时公社高中的录取通知书。所谓高中，不过是原来的初中换个牌子，房屋破落，教室简陋。高中阶段的学习基本上和初中一样，以政治为主。高中二年级才开始学习英语，并且是从24个字母开始。教电工的老师不会接灯泡、教体育的老师不会画跑道的情况在当时见怪不怪。我们知道留在学校学习的时间不多了，心里很着急，但以往耽误的时间太多，基础太差，即使三更眠五更起，也一口吃不成个胖子。1973年春节前夕，带着无限惋惜和留恋，怀揣一张高中毕业证，何去何从，心中一片迷茫。

1977年秋的一天，我突然听人说全国要恢复高考了，心情格外激动。因为，从“文革”开始到现在，大学的校门已关闭了整整10年了。10年来，多少人的梦想成了泡影，多少人放弃了对文化的追求和

信仰，国家出现了人才断代的恐慌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。而如今恢复高考，我们太需要知识和机会了！我决心，无论自己行不行，都要试一试。然而，结果就像从头上泼了一瓢凉水，一直凉到心里。掌管大队公章的会计说，“上级有通知，已婚的不能参加报考，所以，不能给你出具大队的介绍信，你也不能报考。”我不知道他说的“通知”是真是假，更不知道他出于什么目的，只知道最后的希望破灭了。直到2015年，我在观看电视剧《平凡的世界》时，才从中看到1977年关于对考生的政审要求：只要不反党反政府的知识青年，不论婚否，均可报考。所以就出现了那年叔侄同考、姑侄同考且年龄相差十五六岁的奇观。我无语，不理解为什么当年我们大队和别的地方接到的“通知”不一样。时间过去了40年，此事亦无从考证，也无须考证。但是，我终生遗憾！

